



44117 汪志雄

先嚴湖北武漢人，先慈湖南衡陽人，1949年大陸山河變色，兩人皆隨政府輾轉來台灣，在高雄相識結為連理。我於1952年10月降生，為家中長男，其後又有四妹二弟相繼到來，七個兄弟姊妹，食指浩繁，多虧父母辛勞養大。1958年8月23日中共砲擊金門，台海戰雲重重，當時雖6歲沖齡，亦感有家國大事發生。又聽着村中大人談論戰事，雖不甚了解，但家國意識的種子已在心中萌芽，從此對軍事相關事物產生興趣。



學生時期穿閱兵服和同學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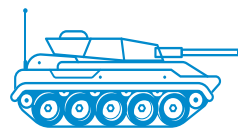
初中時經常利用課餘時間去鹽埕區書店和美國新聞處，翻閱軍事相關書籍，也決心初中畢業後進軍校。我原嚮往空軍，但體檢時右眼視力未達標，改考陸官預13期，幸獲錄取。官校二年級選科時原想選步兵，但同窗好友吳秋林常和我談兵科選擇的問題，他嚮往裝甲兵，認為在科技化的現代，裝甲兵必成為陸軍主流。加以自忖體格並非壯碩，當步兵近戰相搏討不了便宜，不如以智力駕御戰車，可發揮自己所長，遂和秋林兄一起選了裝甲兵。

1975年官校畢業分派裝甲獨立第13旅，赴台中清泉崗報到，派戰車721營第2連任戰車排長。當年的軍隊生活設施和條件很糟，營房是美援時期魚鱗板木大通鋪、衛浴設備簡陋、供水不足。但前輩們也度過了二十多年，身為官校畢業生必須能苦兵之苦，和弟兄們打成一片，也就隨遇而安。



當時部隊換裝M-48A1式戰車剛滿一年，我在裝校學的是M-41，兩型車屬同一代的科技產品，勤讀技術手冊，上車實際操作也能觸類旁通，自學有成。比對技術手冊，發現到部隊專業素質甚差。變速箱油量檢查方式錯誤，致全營變速箱機油均不足；最終驅動器應加50號機油，卻加成90號齒輪油；彈道計算機內破甲榴彈（HEAT）裝的彈道凸輪是T-108舊型彈，而我們配發的是T-300新型彈，兩者的初速不同，卻遭混用；覘視規正的操作也完全錯誤。這些事件讓我徹底認識了部隊基本學能的不足，甚至連紀律、習性和文化種種也不符時代需要。

排長期間兩次從清泉崗至湖口下基地，第三次下基地時已升任營部連副連長，策劃了營部連的鐵運計畫，並負責將全營彈藥自清泉崗搬至湖口。此次再去湖口，駐地就固定，告別了清泉崗。



營長卸任同仁歡送並致贈紀念品

出基地後赴裝校正規班學習，適時正巧認識了我終身的伴侶，所以一半的心思都用在了談戀愛上，所幸感情、課業兩不誤，都有圓滿結果。正規班畢業返營接任戰三連連長，終能將所學發揮，致力提昇連隊專業技能，改善風氣，打造官兵一體，甘苦與共的團隊意識。一切作為以追求更高的戰鬥力為依歸，而弟兄們也未讓我失望。連長任內和內子完婚並誕下長女，美好的歲月。

交掉連長後調任721營作戰官，接觸戰備業務並襄助營長提昇全營訓練成效。作戰官任內報考陸軍指揮參謀學院，在參院的學習打開了對軍事學領域的眼界，能從更高的層級看以前的戰術、戰鬥作為，也能啣接起軍隊各層級間如何協作。期間更飽覽圖書館的藏書，有不虛此行之感。在學期間逢次女誕生，特請假陪伴愛妻幼女，利用畢業假和愛妻及女兒們，返金門歸寧，這距我們完婚已兩年餘。感謝當時旅長汪國禎將軍的協助，得以搭乘軍機往返。

陸院畢業返回旅上報到，派職721營營長，戰車已改裝為柴油引擎，汽油引擎時代機油散熱器的高故障毛病終於不再。我從排長到營長都在戰車721營，所以駕輕就熟，兩年多的營長兩次下基地，兩次僑泰演習，成績斐然。營長任滿獲

調參院教官，從此離開了42旅和721營。在參院被指派到教一組任教官，教授情報參謀作業和防禦戰術想定，溫故知新再加上和資深教官研討，更增加對戰術問題的認識。

教官任滿一年又調校部計考科科长，成了教育參謀主管。適逢校長羅本立上將推動國防大學教育革新，計考科成了火車頭，每天熱火朝天的幹，寫不完的計畫，連軸轉的提報。常常搞到夜間11-12點，結束時已凌晨一點多，踏著月光返回宿舍，望著滿天星斗，終於瞭解詩經「小星」篇作者的心情。經一年餘努力，完成了革新全案，辦了一次盛大的慶功會加慶功宴，為這歷史事件畫下句點。



三軍大學計考科長任內晉升上校

科長任內參加了戰爭學院80年班的考試，幸獲錄取，同年底晉昇上校，而在鳳山新購的預售屋也交屋，人生又邁入新的里程。

戰院學習期間，認識各軍種不同單位的學長，增長了知識見聞。戰院畢業因受學程改制影響和下一年班入學有半年時差，造成現職職缺不足，大多同學都以待命軍官身份派至各軍團部協助辦差。我被派到八軍團，至椰風蕉雨檸檬香



的旗山。一去就負責主筆軍團總裁的對抗演習想定，沒有正式職缺，卻被派挑大樑，使在旗山的日子很充實。另外旗山距鳳山很近，放假回家也是第一次如此方便。剛弄完軍團的演習，又被調到陸軍總部去寫漢光演習想定。第一次進到總部工作，雖配的是臨時識別證，能體驗高司單位的氛圍，也是增長見識。

半年過去終等到正式派職，到51旅任參謀主任，旅長是張林生將軍。參謀主任任內接獲非正式通知將派任林口249師一戰群指揮部指揮官，我還找機會去林口偵察了地形。等正式接到通知去國防部參加總長召見講話，我和43期王春江學長是同批調動人員，他是到109師一戰群任指揮官。在會議室等待總長時，王學長翻看簡歷冊，發現我和他的派職單位對調了，他到249師，我去109師，一時也摸不著頭緒。不過王學長家在北部，我家在南部，如此的變化，皆大歡喜。事後才知是我的老長官胡允武中將得知原先的派令後，去找了人三組組長江明學長，說明我和王學長住家位置，讓江學長考慮南人南調、北人北調，公私兩便。江學長也就做了調整，也感謝這些長官愛護下屬，用心良苦。

到109師報到時，適逢109師和249師師指揮所對抗演習在即，每晚至師部參加兵棋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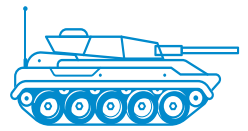
109師戰車群指揮官任內偕妻參加同樂會

我被派任掩護部隊長。為此我特意去見了老長官汪國禎將軍，請教遭遇戰的問題。我問汪將軍，陸院教的遭遇戰程序是分進、展開、攻或防戰鬥，而想定都是依敵情發展而決心處置。但準則說遭遇戰要訣在先制，等摸清敵情再決心處置，就比敵軍慢了一步，如何先制？汪將軍告訴我，不能等敵情明瞭，要根據敵我雙方行軍狀態，預判二至三條遭遇線，就各遭遇線的地形，預擬分進決心和預案。只要前衛一接敵，即照預案分進，即能搶得先機，且首先下令砲兵佔領陣地放列並對我分進主力當面之敵行阻攔射擊妨礙其分進，則更有利我軍奪得主動權。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正式演習時我即按此要領，打了個漂亮遭遇戰，戰鬥群參謀和各營營長，對我的指揮也深感佩服，其實這都是汪國禎將軍的指導。而我的戰術素養和指揮能力也是在一連串的演習中發覺問題、歸納經驗，得出合理正確的結論，才逐步進入堂奧。

戰鬥群指揮官任內最苦腦的是裝備問題。機械化師編成時，都是各單位調撥裝備，因此普遍缺件、缺裝，車輛妥善率極差，情況遠非師級單位有能力解決。我個人的評判，機械化師從成軍到解編，戰力都未達標準。最近從新聞見到有營



戰車群指揮官任內參加宴會和同學合影



長找立委告狀，訴說缺裝狀況，深感這問題從未真正解決。

指揮官任滿，接到預告調95旅副旅長，原想這是軍人生涯最後一站了，未曾想到又有臨時變卦，調總部作戰署空業組副組長，實際至五組部隊訓組幹副組長工作。報到後才知，事情大條了。陸軍買了一批自動化靶機，進口後五年遲遲不能驗收結案。而五年未結案，已列入監察院年度必察，原負責此案的副組長受不了壓力退伍了，組長吳思懷學長和洪文波副組長想到我，到人三組要人，又把我從95旅的預缺撈出送總部了。離職向師長陳體端將軍辭行，他也很訝異，豬羊變色，以為我有什麼背景，其實沒有。作五組碰上了無解難題，找我去幹苦力活而已。

當然首先要解決的是自動靶機購案驗收問題，但同時又面臨坑子口靶場土地補償糾紛，再加上前一個五年訓練設施建設案，國防部的勘察檢討，暨下一個五年建設計畫的規畫，忙的不可開交。



戰院期間與學長同學合影

去了一個月我發現最大的問題，總部都是將下級單位的需求和計畫加總彙編，就成了總部的計畫。完全沒有目標、整體構想的頂層設計，沒有用總部的角度看全軍的問題。所以對下一個五年計畫，我增加了總部的現勘程序，又撤消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建案，期望能將計劃作業導入正軌。

隨後吳思懷組長昇調，洪文波學長接組長，待洪組長高昇，我再接組長。組長任內解決了自



副組長任內陪同湯副總司令訪問新加坡



戰院期間參訪陸軍兵工整備發展中心

動靶機購案、坑子口靶場的補償案，並完成了全軍訓練場地的統計建檔、陸軍訓練基本設施的標準圖樣、遮板式靶場標準圖等基本資料，並完成了裝校勇虎戰車訓練模擬器建案等。

期間發生八軍團砲指部重砲射擊，發生砲彈才離開砲口便爆炸的「砲口炸」事故，我奉命協助處理善後，任總部事故檢討小組組長，參與國防部的事故檢討調查。歷經數月和中科院飛火中心據理相爭，因砲彈引信是飛火中心承製，而部隊、火砲、彈藥、射擊設備都是陸軍的責任，故飛火中心不斷將事故原因推給陸軍，但都被我拿出相關依據一一澄清，使責任焦點只剩引信，所幸保住了陸軍的名譽。

1999年64旅旅長出缺，上級厚愛，讓我担任此一重任，隔年晉升少將。但接任時內心沒什麼欣喜，只覺擔子沉重。初抵阿蓮大崗山營區，又見陳舊矮小營房，經歷了在總部的生涯，我已覺悟，以我之力難挽全般頹勢。暗自決定旅長是我在陸軍的終點站，拋開一切人情事故，全心放在戰鬥力培植上。惜個人能力有限，雖有三年餘任期，但收效甚微，辜負了母校的栽培期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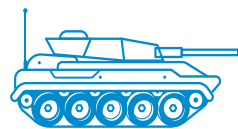
旅長任滿後總部並未安排實職，遂在總部待退。一日忽接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電話，告知赴退輔會參加講習，但我明告我是陸總的人只能聽陸軍調遣。隨即接到人事署電話，通知我已報我轉任退輔會公職，次週一上午赴退輔會參加講習。自16歲進預備班至2002年退伍，為自己的軍旅生涯畫上了句點，這一段人生很充實，唯遺憾未能為陸軍紮下堅實根基，誠為一生之愧。

因我並未報名轉任退輔會，因此頗為納悶，遂去瞭解原由。原來當時是上校以上轉任退輔會公職，可先任後考的辦法已是最後一次，以後都要先考取資格才納入轉任甄選。因此許多人找門路想搭上這最後一班車，這使得當時主委楊德志上將壓力很大，遲遲不勾選決定，直至最後一天勾完，交人事處，就不接電話了。

瞭解了背景，換我犯難了。我原意在陸總耽滿半年直接退伍，無意再幹什麼公職，但總部主動報了我又被楊主委勾選上，若不去，則將使楊主委難為，我就勉為其難赴任。最初派至雲林榮民服務處幹副處長，而當務之急是半年後要檢



2000年晉升少將接受父母親祝賀



覈考試過關，如果兩次不過就捲鋪蓋了。我雖不在意職位，但陸軍官校學生的名譽我可丟不起。遂買了一堆書籍，公餘苦讀，將全般概念的核心問題作成筆記，加深印象好臨場發揮。而這些都是用下班後的夜間和休假時間進行，故同事平日看不到我在讀書。半年後應考，口試的面試官問我：政府對榮民的就養較一般國民低收入戶的待遇好了甚多，是否獨厚特殊族群？

我的回答是：表面看像是，但就養榮民多係當年隨政府來台，青壯從軍歷萬死倖存，今已老去，子然一身，在台無根無業，沒有其他社會資源，政府再不厚待，如何生存？我舉在雲林工作的經驗說明，許多老榮民多和當地弱勢婦女，或帶有幼子女的寡婦或有身心障礙的婦人結為夫婦或共同生活，以個人微薄的就養金供養了更多的



輔導會雲林服務處副處長任內偕妻出遊

社會弱勢人群，而弱勢人群本應是政府的責任，這些是表面看不到的。考官點了點頭說：我也是雲林人，看來深有同感。後來放榜我拿了個第二名，處裡同仁在貼紅單報喜之餘，也有人問我：平日沒見副處長讀書，怎麼考的那麼好？我說：每晚都將書當枕頭，睡時腦波會吸收書中內容，



愛妻生日全家福合影

久而久之就會了。這是玩笑話，切莫當真。

榮服處的經驗，使我更瞭解社會和升斗小民的基層生活，覺得退輔會是國家重大有效機構，但未善用。如能擴展成社福暨退伍軍人部和衛生福利部分開，對國家整體社福和公衛醫療將更有利，但這是總統的事我踰越了。而社福最根本的是建立社會安全網，現今卻最不重視，那些當年搞社福運動的，如今都吃到體制紅利，都成了食碌階級，不再務實進取了。

在雲林耽了三年，想過自己能主宰的日子，遂於2005年主動退休，和父、母、妻、女共享天倫之樂。其後父、母因年事已高見背，幸而我因退休能隨侍在側。愛妻患癌疾，近五年我朝夕相伴，雖不得治，但有人相伴依靠，讓她盡可能安詳。愛妻辭世雖不捨，但我能送她，孤寂我受，也是我願。

人生逆旅，視死如歸。一生中有幸和父母、姊妹、諸弟、愛妻、愛女、親朋、同學、同事……。一切有情，相聚有緣，實是最快樂之事，而所歷的艱苦磨難，也成了人生行囊裡美好的回憶，總結一句：不虛此生。